

# 山河入梦 生态铸魂

——读李景平散文集《云下山河》

□ 史峰



李景平的散文集《云下山河》，凝聚了他四十年来用脚步丈量大地、用心感知自然的丰富体验，堪称一部凝聚心血的“生态启示录”。这部作品获得第十一届冰心散文奖，既是对他文学成就的褒奖，也是对生态文学社会价值的肯定。

这部作品的独特魅力，集中体现在社会责任担当、文学性与自然叙事的融合、语言表达艺术三个维度上。

## 生态环境保护的责任担当，饱含历史情怀

李景平长期从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常年奔走于基层一线。他对山西的环保工作非常了解，大到环保总体规划与方针政策，小到哪片树林好、哪个水库缺水、谁是治污功臣，都能如数家珍、娓娓道来。他站在全局高度，胸怀环保人的赤诚之心，以宏阔的

视野，将生态环保实践升华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叙事。

作为一名从事乡村水利建设、林业管护和污染防治的基层环保工作者，我对生态变迁有着真切的体会和感悟。而多年来致力于生态文学创作的经历，更让我深知，生态文学要忠于客观现实，展现时代精神。读《云下山河》，我体会到了这种沉甸甸的分量。

《云下山河》以“河流”“天空”“城村”“工业”“远处”“归去”等六个部分构建了一幅生态叙事画卷，既反映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成果，更彰显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者的历史担当。

《云下山河》围绕大气、水、土壤的污染防治工作，通过一城一村、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的典型场景描写，呈现出治理后的天蓝、水清、地绿之美。“河流”“远处”两章聚焦水环境治理。截污、清淤、植绿、护岸，生态补水，

一步步推进，一点点改善，和众多河流一样，汾河就这样“被人找回来了！”晋祠难老泉复流、晋阳湖重生、北京莲花池从黑臭到清澈的巨变，都在作者笔下缓缓流淌而来。“天空”“工业”两章展现了大气污染防治的成效。作者在太行山、吕梁山、云冈石窟、汾河等地日夜“擦拭天空”“与云纠缠”，用不同地域的观天体验，印证了空气质量的改善。在“城村”这章里，我们看到的是满目葱茏和浓浓绿意。右玉人七十年如一日植树造林，铸就了“右玉精神”；虎头山的生态蜕变，是那个曾经战天斗地、改变穷山恶水的全国典型，在经历市场经济大潮之后，通过生态修复重现山水美景的生动缩影。在“归去”一章中，作者深切地追忆了赵树理、马烽、西戎、李束为、孙谦、胡正、马晋乾、乔羽、焦祖尧九位已故文艺界前辈，通过讲述他们鲜为人知的事迹，展现了老一辈文艺工作者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先知先觉。

作品在呈现生态环境治理成效的同时，也充分表达了治理的艰巨性与长远性。比如，在《石膏山的鸣叫》一文中，作者通过“山野鸣响”与“城市电锯嘶鸣”的

对比，道出了城市的自然与山野的自然之间的差距，发出“城市不该没有夏蝉的和鸣啊”的呐喊。

### 文学与自然的交融叙事，彰显时代精神

《云下山河》在文学与自然的交融中，构建起具有鲜明时代气息的生态哲学叙事体系。作品采用“双重叙事”模式，以细腻笔触呈现了三晋大地云卷云舒、山高水长的自然之美，以回顾和反思的文字记录并揭示现实中的生态创伤，在美与殇的对比中形成强烈的审美张力。他的作品既充分展现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，又批判生态陋行；既遵循文学艺术的表达规律，又彰显生态环保的责任担当——这正是他作品的力量所在。

在作品选题上，他超越了一般自然写作中的写景状物和山水游记，聚焦具体的生态环境保护实践，却又没有丝毫公文气息。他的作品既延续了中国山水散文的美学传统，又注入了深厚的当代生态文明意识，实现了文脉传承与时代精神的有机融合。

作品的时代感，首先体现为“地域感”的精心营造。正如著名生态批评家劳伦斯·布伊尔所

强调的，“地域感”的建立是生态文学的重要特质。作者不是泛泛而谈生态环境保护，而是通过对典型地形地貌的深度采风，看汾河靓丽的身姿，听石膏山自然的鸣响，记录城中村的变迁……在“远处”一章中，他的笔触更是跨越黄土高原、科尔沁沙地、云贵高原直至首都北京，以地理的多样性说明生态问题的复杂性，在不同地域的差异中呈现环境保护的有效举措。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和饱满的热情，引领读者走进了特定的自然生态世界。

其次，作品透射出深刻的“跨物种关怀”理念。在文学叙事中，作者将动物、植物乃至整个生态系统都作为观照的对象，比如，石膏山的虫鸣、鸟啼、水声与人声交响成天籁，城市蝉声缺席成为生态失衡的温情隐喻，梨花的绽放寓意从“绿水青山”到“金山银山”的转型。

当《人说山西好风光》《汾河水哗啦啦》的旋律在文本中回响，这不仅是作者对大好河山的赞美和眷恋，更饱含对高质量发展的殷切期盼。《云下山河》既是自然景象之书，更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学答卷。

## 诗情画意的语言表达，尽显艺术魅力

高尔基说：“语言是文学的第一个要素。”好的文学作品必然拥有精湛的语言艺术。《云下山河》堪称生态文学的表达典范。书中的散文多采用写意或大写意笔法，将地域历史文化与生态变迁融入风景描写，通篇洋溢诗性，语言洒脱、意境深远，文意与诗韵浑然一体。

文中拟人手法的运用尤为出色。“在龙吟谷，我听到了夏声的鸣叫——所有的蝉声鸟声兽声风声雨声人声，都是龙吟谷的龙吟！”这样的表达，让大自然成为充满生命气息的主体，消解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之分，体现了“万物皆平等”的理念。

比喻的运用为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注入诗意美感。古县梨花“天看是雪浪，地看是云海”，揭去白色花衣后“爆发出绿森森的世界，走向金灿灿的未来”，展现出生态致富的鲜活样板。在《在云冈看云》一文中，作者写云冈石窟曾经有“疯疯癫癫的煤车”“张牙舞爪的煤粉”和“乌烟瘴气的尘埃”，这种通

俗、形象的比喻，给读者带来强烈的视觉奇观。而当古老的平遥古城在灯光下变为“金绿金绿的世界”时，作者通过色彩词汇的巧妙运用，传递出生态环境保护与历史文化遗产相得益彰的深刻内涵。

这种诗意表达也延伸到工业语境。在“工业”一章，作者主要书写白色能源的崛起。他将冰冷的工业设施转化为富有生命美感的意象，比如，高耸山峦的“魔幻风力树”、清洁晴蓝的“白云火电城”、横贯长空的“天琴特高压”、静谧燃烧的“蓝色的火焰”、播种太阳的“神秘光伏谷”。它们不仅是现代先进的科技产品，更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。

对偶与排比的娴熟运用，增强了作品的节奏感与感染力。他在描述科尔沁沙地治理时写道：“以树挡沙，沙被挡在绿树之外；以草固沙，沙被固在了青草之地；以水含沙，沙被含在碧水之间；以工用沙，沙被用在了工业之中；以光锁沙，沙被锁在光伏之下”。这既是对治沙经验的诗意总结，也是对生态治理系统思维的文学

呈现。

作品还融入了神话和民间传说，拓展了生态叙事的广度，增添了文章的趣味性与可读性。在《柏山的梦幻》一文，作者写道，一副对联给了人们“神”的警示，从疯狂砍树到自觉植树的转变，体现了“人即神，神即人”“天人合一”的自然观。

多元表达手法的融合，使《云下山河》在诗情画意中既保持了报告文学的实证精神，又发挥了散文的抒情特质，让生态主题焕发出独特的艺术魅力。

作为同样致力于生态保护与生态文学创作的基层工作者，我深切体会到这部作品的思想深度与格局高度，它为生态文学写作者提供了重要启示。

山河入梦，生态铸魂。生态文学创作要紧扣时代脉搏，强化宗旨意识，修复人与自然的联系，重塑人与自然的精神共鸣，从而担当起时代赋予的历史重任，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凝聚精神力量。<sup>①</sup>

（史峰，笔名北水，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，大同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）